



## 支教散记(下)

杨爱民



每次上四年级的美术课,我都跟学生一起学习,一起画图。有一次练习画画,我邀请一名同学到讲台上跟我一起完成,结果我画的还没有那个学生形象生动,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,课堂气氛变得十分轻松。而教五年级的《品德与社会》就更容易了。书本上的内容我都比较熟悉,有时候上课连课本都不用带,拿上一支粉笔就可以讲半天。

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,没想到我却在最后的时刻倒下了。期末考试的前一天,早上起床的时候,我突然感觉头晕目眩,扶着墙才勉强得以站稳,我意识到可能是身体出问题了。

我赶紧给领导打电话请假,回市内中心医院一检查,才知道情况的严重性。血压高、血糖高、脂肪肝,头部还有轻微脑梗。医生安排我住进了急诊室,输液输了整整10天。令我感动的是,我住进医院的第2天,岳山小学的叶忠超老师就抛下手头的工作到医院看望我了。他来之时对我的家人说:“你们都回去,让我照料他!”老叶硬是在病房里守了我两天两夜。他家里也是上有老下有小,我家人感觉过意不去,一再催促之下,他才匆忙回家。

经过近一个月的调理,我的身体渐渐恢复了。正月十六开学的那一天,校长给我打电话,问我

还能不能坚持上课,我毫不犹豫地“能”。因为我知道,我若离开,我肩负的17节课就要分摊给其他的老师。尽管我有很正当的理由可以说不,但就冲这份情谊,我也不能当个逃兵!

回到了久违的讲台,又看到了同学们纯真的笑脸,听到了朗朗的读书声,见到了和蔼可亲的同事!

草长莺飞二月天。孩子们更是精神焕发,脱去厚厚的冬装,换上轻便的春装,读书的声音更加激昂,学习的劲头更加充足,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!

五六月份的时候,天气渐渐转热。宿舍里连个电扇也没有,我在街上买了把蒲扇,一天到晚地摇才勉强应付过去。

时光像匆匆的流水,一年的时间转眼间就到头了。期末考试的时候,一年级28名学生,语文成绩90分以上的有6人,80分以上的有16人,不及格的只有两人。一名学生在试卷上给我留言:老师,下学期你能不走吗?我们还想让你带!让我一时眼角也湿湿的。散伙饭上,校长很动情地说:“你们是为岳山小学做过贡献的功臣啊!”那一刻,我心里溢满的是傻傻的幸福!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但稚嫩童真的学生、爽朗质朴的同事、工作起来像牛一样的校长,都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!

## 记忆深处

### 故乡的甘蔗林

蒋志明

当我漫步街头,看到满大街的甘蔗摊,不由得想起了故乡那一望无际的甘蔗林。

故乡拥有广阔无垠的河滩,是种甘蔗的理想场地。每当甘蔗成熟时,放眼望去,很是壮观。风一吹,甘蔗林便似海上的波浪荡漾开来。在那大集体的年代,生产队里的甘蔗林尤为茂盛,成片成片的甘蔗林一眼望不到边,给人以美好的遐想,让甜蜜荡漾于心田。由于那时的副食品太少,孩子们没有什么东西可解馋的,甘蔗极具诱惑力。每到星期天,看守甘蔗林的人便特别紧张和忙碌,一不小心,孩子们就偷偷地溜进了甘蔗林,吃个肚儿圆,然后顺着一条小河,一溜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孩子们一个个像幽灵似的,令人防不胜防,常常搞得甘蔗林的看守者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。如今,物质丰富了,甘蔗上市的季节,满大街都是甘蔗,对孩子们却没有了太大的吸引力。

每当坐在北上的列车上,满眼的一片连着一片的高粱和玉米,透过窗户印入我的眼帘,看着看着,我便醉了,仿佛它们和故乡的甘蔗林慢慢地融为一体。我内



心涌动着无限激情,浮想联翩,思绪得以尽情的放飞。

故乡开始种的是普通品种的小甘蔗,后在住队农业技术员的极力推荐下,普遍种上了高大的广甘,收入也随之倍增。甘蔗刚合林时,生产队便及时抽派几个青壮劳力日夜严守,以防人畜偷食破坏。到了深秋季节,要收获甘蔗了,村里的男女老少齐上阵,熟练地打着甘蔗叶子,特别是一些妇女和姑娘更是身手不凡。一会儿,一片片甘蔗便赤裸裸地立在那

里,显得清瘦多了。男青壮劳力们开始动手挖窖,一个个干得汗流浃背。当一口口大窖挖好后,队长便挑选一些上窖的高手,将一堆堆甘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里面,待年关或开春时方才开窖出售。每到年关或春暖花开时,村庄四周的集镇上布满了家乡的甘蔗摊,令南来北往的乡邻们大饱口福。

故乡的甘蔗林,是村庄里一道迷人的风景,一片片的“青纱帐”令人百看不厌,遐想无边。

香一瓣

### 石磙碾得丰收来

黄森林



家乡的稻谷黄了,田畴里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。那些金黄的稻谷低下饱满的头颅,等着回家。望着那些稻谷,突然就想起初秋时故乡的打场,想起那热火朝天的打稻场景,想起那厚重敦实的石磙来。

像猪槽一样,石磙是农村必不可少的石制用具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。从我记事时起,我就知道,我家最重的物件就是石磙了。那个圆不溜秋、愣头愣脑的家伙却是全家的宝贝。石磙静静地呆在我家门前那片不大的打场角落里。我没事时就会围着它转悠,蹲在它上面吃饭。我有时也妄想让它动动,可是任凭自己使出吃奶的力气,石磙仍纹丝不动。恨的我用脚去踢它,怪不得人们总是形容木讷的人说“石磙也压不出一个屁来”,原来那石磙本身就木讷到家了。

但是一到打稻的日子,我还是蛮喜欢石磙的。趁着秋高气爽的好日子,人们便把水稻从垛上扒下,铺在早已碾得平整如镜的打场上,然后把一切交给老牛。老牛看上去心情不错,踱开方步,便拉着石磙碾起来。木架套着石磙经老牛用力拉扯,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音,很是动听,像一曲悦耳的歌,让人们听着舒心熨贴。老牛走得不紧不慢,石磙也走得不紧不慢。石磙走过,我们就听到谷粒“簌簌”脱落的声音,那铺在地上厚厚的稻草被石磙压绵,如地毯一样柔软。

入夜了,人们燃起篝火或汽灯,继续干活,经过几次翻杈、扬场,那些稻谷终于被堆在了打场中央,这时忙碌了大半天的老牛和石磙才得以休息,人们往往会找来草木灰,在谷堆上写下“五谷丰登”四个大字,然后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打场上露营休息。感谢石磙,那个笨拙的土里土气的家伙,却能碾出丰收的好年景。

现在,农村打稻已经很少用石磙了。收割机能在田里变着花样地跑,收稻又快又干净。每当那时,石磙都默默地注视着那个抢他饭碗的铁家伙,还是一言不发。前段时间,在农业局看到有人把一些石磙放在一起,做成不错的盆景,我想那也是石磙的另一种价值体现吧。

无论如何,石磙会是一道永远的风景,点缀着朴实的乡村,还有我最甜的梦境。